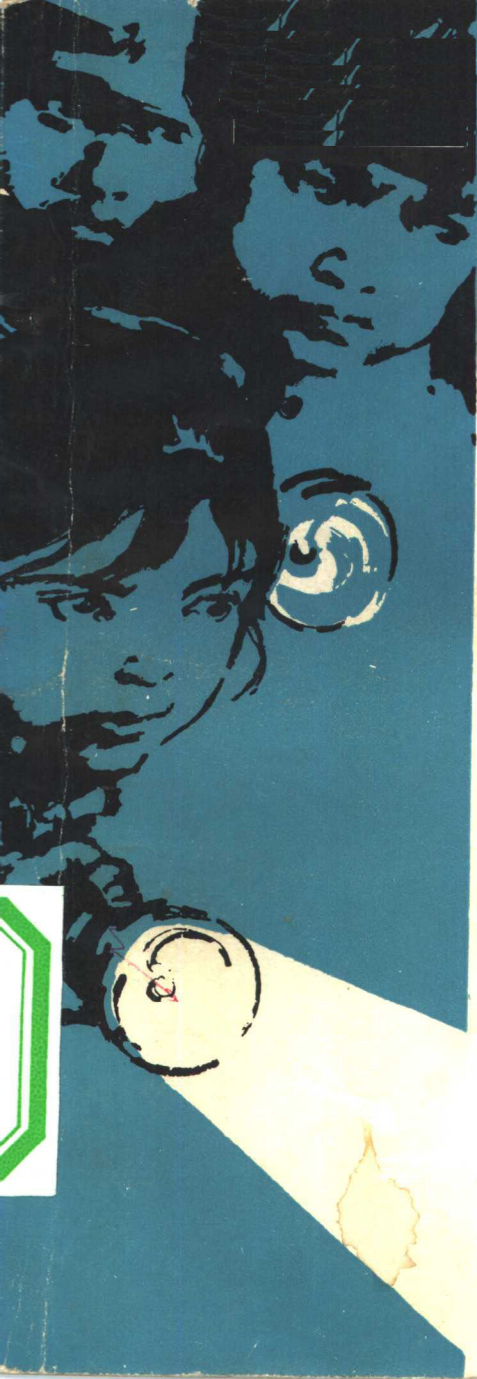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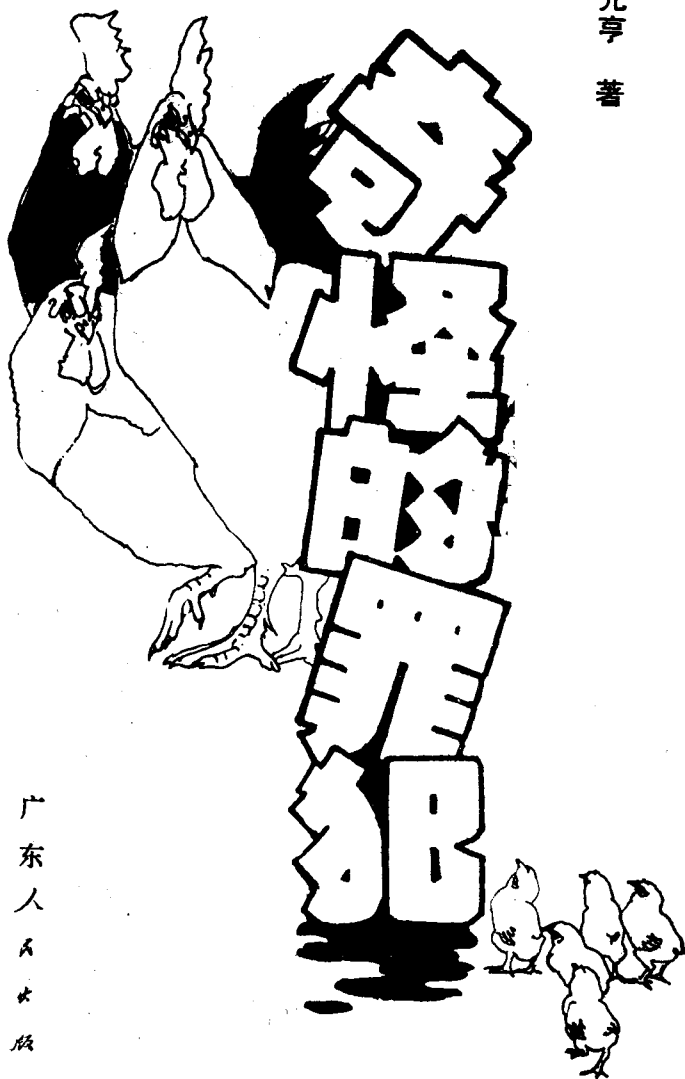


譚元亨 著

奇怪的罪犯



譚元亨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奇怪的罪犯

谭元亨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875印张 1插页 141,000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500册

书号10111·1367 定价0.78元

目 录

一、小鸡为什么突然死了	1
二、快活爷爷和神奇的小伙伴	21
三、三条大狗把门	36
四、找不到的笑	51
五、雪地埋伏	66
六、不能惩办的凶手	79
七、老龙脊拜师	93
八、紧闭的大门	119
九、脑子热到三千度	135
十、第二次埋伏	151
十一、雪水冲走了银蹄	171
十二、洁白的灯光下	188
十三、笑妹子要当鸡医生	203
十四、第三次埋伏	221
十五、柳柳定计	238
十六、做一个人！	254
十七、亮亮又吹牛皮了吗？	277

一、小鸡为什么突然死了

微微飘漾的窗纱，还未渗出朦胧的曙色，第一声鸡啼，就已打破了山乡屋场里的宁静……

“阿爸，你听，你听，这准是我们那只‘半天云’在叫，就数它叫得最早！”

亮亮一骨碌地滚下床来，蓝花花的枕巾被他一卷，裹到了脖子上，拖了一截在左肩，他理都没理，“嗖”地一下拉开了窗帘，“砰”地一下推开了窗户，全然不顾冷风“呼呼”地刮进屋里，只管自个儿侧着耳朵聆听起来。那神态，比上了音乐厅还入迷。

没人理他，他笑咪咪的，仿佛还在和谁说话，“哧哧”地赞叹着：

“哟，谁也不晓得，鸡一叫起来呀，我心里就象倒翻了蜜罐罐，甜得那个味呀，没法子说出来！”

可不，第一声鸡啼，一定是那只“半天云”使劲地叫出来的。此时，它准扑闪着云絮般的大翅膀，就那

么一下子，飞到了报晓树上，扯长了脖子，叫个不停。它算个“男高音”，声音激越而又高亢，叫得人心痒痒的，所以呀，开场白总归由它包下来了。可惜，它后劲不足，到后来，难免有点沙哑了。不过，这不要紧，“黑相公”马上就要出场了，这只浑身发亮象打了漆的大公鸡，声音雄浑而又悠长，一阵连着一阵，仿佛永远不知道疲倦，加上腹音很重，传得出去很远、很远。其他公鸡也不甘居落后，高音、中音、低音、花腔、假嗓子……统统都来了，它们要合奏一部迎接晨光的交响乐章呢！这样的音乐，天天如此，每天不断，永远不会使人厌烦；这样的音乐，谁都爱听，不仅仅是我们的小主人公亮亮。因为，我们都热爱黎明、热爱新的生活！

紧接着，鸭寮里的水鸭子，也扑打着麻麻亮的翅膀，“嘎嘎嘎”地嚷了起来，表示响应大鸡们的号召，竟不顾自己的嗓子有多么丑。还好，五花八门的小鸟们，已经争先恐后地叫起来了，小麻雀“唧唧”、知时鸟“嚯嚯”，喜鹊“喳喳”、竹鸡子“吱吱”，斑鸠“咕咕”、翠鸟们“啾啾”，连鸽子们也飞上天空，拉响了长长的鸽哨……它们，有的吹起了长笛，舒展、悠扬；有的弹动着和弦，深情、动人；有的甚至吹响了小号，嘹

亮、明畅极了。清晨到来的交响乐章，便由这些忠于职守的歌手们继续下去了！

亮亮沉醉在这欢乐、悦耳的音响之中，眯着双眼，冥想新的曙光、新的旭日、新的一天……不觉间，他眼前呈现出金黄色的一片，耳边萦绕着“嚶嚶、嚶嚶”的欢叫声。原来，是那些破壳而出的小鸡们，快活地挤在一起，迭成一幅又一幅的图案，象金色的小山，又象金色的绒毯，还象闪动的金球……

不管怎样，亮亮的心，总归系在鸡场上。

“阿爸，赶明儿你们修水库回来，我们都叫这些小鸡，长得跟‘肉飞机’一般大！”

亮亮又自言自语地说了起来。他讲的“肉飞机”，是新引进的良种，它没有一副好嗓子，却很能长个，刚才虽然没听到它的叫声，可亮亮忘不了它。

仍旧没人答话。亮亮一回头，怎么，床上空空的，被子一掀开，还冒着热气呢！一忽儿，亮亮又摸摸脑壳，悠悠地、自个儿笑了。你猜他为什么笑了？原来，他叫的阿爸，早几天就走了，同村上的人修水利去了。当日，就是阿爸，同鸡场里的快活爷爷、还有几位大伯，手把手教会了他和同学们喂鸡，所以，他才念念不忘地给爸爸讲喂鸡的事。

爸爸临走时，搓揉着亮亮的小手，亮闪闪的大眼睛不时眨眨，思索着、语重心长地说：

“这个任务，是你们自己硬争来的呀！千万不能象鸭子下水，光一把嘴在先。要学那三寸苗苗，硬有志气牵藤结瓜！”

亮亮把头一歪，学大人说话：

“没问题！”

“絮被上面摔得死人，我就怕你这个‘没问题’上出问题。你呀你，什么事都是雁鹅上泼水，漂漂过，打不湿。……有什么，要同大家商量，快活爷爷在家，更要虚心向他请教。人多讲出理，谷多打出米。别一个人胡吹乱搅，弄得收不了摊！”

亮亮的嘴巴一撅，生气了：

“看不起我们红领巾，你！”

阿爸给他噎住了，可还是说了几句再走。其实阿爸呀，怎不盼这嫩竹子扁担，多挑上几斤呢？！打度寒假的红领巾们领了鸡场的任务，腾出来了几个劳动力去修水利，他都高兴得梦里打了好几回“哈哈”呢！

说亮亮“什么事都是雁鹅上泼水，漂漂过，打不湿”，才真是冤枉哪！你看他对鸡场里着迷的程度，能用得上这句俗话么？他呀，干一行迷一行，着了魔似

的。早年队上试着养柞蚕儿，他给沾上了，日里来，夜里也来，连蚕儿如何咬叶子，如何吐丝，如何化茧，他都看得真切。蚕儿咬叶子，是象吹口琴一样来回咬的；蚕儿吐丝，看得出它肚子里在憋气……简直就是亮亮自己咬叶子、吐丝一样，说得那么绘声绘色。还有，一次暑假义务劳动，他到邻近的矿山里选矿砂，也琢磨得头头是道，哪是黑色页岩，哪是红矾土，哪是品位高的好矿石……嘿，掂到手上，他眼睛就发了亮，分得清清楚楚的，连矿工大叔们也夸他选的那一堆最干净！……

可是，阿爸还要这么小看他，你说冤枉不冤枉？
气人不气人？

阿爸走了，亮亮一个人占了张大铺，乐得直在上面打筋斗，可自由啦！不然，阿爸老怕他冷着，总是用厚棉被压住他，弄得动也不能动。早上，还不让这么早起呢。妈妈在另一间房里陪小弟弟睡，这会儿，已经起来烧早饭了。窗外，各家各户，都在青瓦、红瓦、茅草顶上，升起了青白色的炊烟，炊烟与初露的曙色相辉映、飘动着，闪烁着，时隐时现，若有若无，怪好看的。天还没蘸上亮，农家就已经忙碌起来了，斫猪菜、煮猪潲、熬糖膏、做豆腐，还得给娃娃

们穿开裆裤、擤清鼻涕……嗨，事可多着啦！如果不是下雪，小土车早就“吱呀吱呀”地响遍了山乡，够热闹的了！

花花白白的山路上，扬起了一团雪雾，已经有大人上路，开始忙碌了……

亮亮迭声催开饭。于是，饭端来了，菜添上了，妈妈还给浇上一层香喷喷的麻油，这是早些日子外婆送来的。亮亮三扒两撬，鼓眼一吞，小弟弟还只吃个半碗饭的工夫，他就吃了满满三大碗，小肚皮圆鼓鼓的，皮带也得放松了。他拍拍肚皮，象在问自己：这下子吃饱了吧？嗯，饱了，胀饱了，该赶快去上班了……

“上班”，是指到生产队的鸡场里去喂鸡。大人叫“上班”，小人就叫不得？亮亮也是去上班嘛。

在妈妈回头给小弟弟添饭的一刻，亮亮就不见了人，只剩下两扇大门敞开着，让“呼呼”的北风，把雪末和檐上断碎的冰凌子刮了进来，把门里边也铺了一层白。

曙色溅到雪地上，白花花的怪刺眼，下了两天雪，这下子总算停了！东边，透出了光来。可头顶上，还是阴沉沉的。一出门，亮亮就想，大概头顶的云块上，还

堆满了一座座小山似的雪，云承不起它们了，在往下沉，快沉下这山洼，说不定，会把这山洼给装满的。

亮亮的靴子里，不，连袜子里，都灌满了雪。他可顾不得那么多，在雪地里连滚带蹦，小平头上，雪都化成水珠了；眉毛，沾了雪花，都白了。连小酒窝里，也化出了一汪雪水，晶晶亮，怪逗人的。一忽儿，雪水珠子飞了，原来，他又在雪地上摔了一跤，仰面朝天，他却乐呵呵地躺在雪地上大笑起来，摔得真痛快！趁势抓一把雪，往脸蛋上使劲擦几下，脸蛋蛋就滚烫的了，准象火烤过一样发红。爬起来，脚又滑，他索性又让自己再摔一次。这回一摔，竟象坐滑梯一般，溜到山坡下去了。连衣袖口子、领口子，都灌饱了雪。身子里出了一阵阵的热汗，才不怕雪冰冷呢！

在地上半坐起来，就看见前面半里路的地方，居然也有一位小傻瓜，在雪地里照他一个样地摔起跤来。不过，这位小傻瓜才没摔得好，竟栽到雪坑里去了。远远地看去，只见他似一头大花猫，爬上去，又摔下来，怎么也爬不上，弄得一身的烂泥浆和脏雪。瞧，他又往上爬了，没爬出几步，“哧”地一下，又滑倒了。这回，大概是把小翘鼻子给碰塌了，他捂住鼻子，半天都没动弹。

小亮亮是个见义勇为的男孩子，他已经看出那位小傻瓜是同班同学明明，从那一搭一搭的瓦片头就认得出啦！尽管明明与他关系不怎么的，也不能不帮忙呀！

正当亮亮往雪坑跑去时，明明又再次往上冲刺，偏偏就差那么一截截，他又重重地摔下去了，半天没爬得起来。正在这时，雪坑边上出现了一位小妹子，大概是山坡那边转过来的，伸出了手。

明明一咬牙：“我自己来！”

那小妹子说：“小书呆子，怕不好意思？”

明明这才拉住那位小妹子的手，奋力一蹬，这就上来了。明明只顾坐在雪地里喘气，那位小妹子就已笑笑，跑远了。

亮亮跑了过去，歪着脑袋，笑道：

“怎不谢谢人家呀？净丢我们男孩子脸！”

明明一脸通红，不知怎么说好。亮亮却竟自走开，跑到前面去了。

北风是从背后吹来的，当他撇下了同学后，往前跑去，就快活地哼起了不知从哪学来的小调：

你们围住我叫，

我只会傻笑。
为何大鸡小鸡这么热闹？
缠得我昏了头脑！

知道了，
知道了，
你们要开庆功会，
把我的功劳表一表。

大鸡赛凤凰，
飞得云天高。
小鸡滚绣球，
堆成小山包。

鸡蛋没长腿，
急得连滚带跑，
不料破了壳，
鸡雏往外冒！

总算赶到了，
鸡雏哈哈笑，

直往我的身上跳，

花名册上把名报。

.....

当他唱着，跳着，栽着跟斗，把那位男同学远远扔在身后，往鸡场里走去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是一幅幅叫他心花怒放的画面。一到鸡场，“肉飞机”一定会跳起来，跟他比高矮；“半天云”一定在炫耀着它那洁白的双翅，与雪光媲美；“黑相公”准踱着方步，摆起架子，在他脚边转来转去；还有“红顶子”、“花机关”、“小快活”……准会迎候到门口，叽叽喳喳，闹个不停……

可是，当他在离鸡场门口十几丈远的地方又摔了个四脚朝天之后，还没爬起来，竟然听到了有人哭的声音，断断续续，隐隐约约，他用手把耳朵刮刮，尖起耳朵听，果然不错，是有人在哭，而且哭声是从鸡场里传出来的。他急了，本来正笑着的脸，顿时变灰了，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跃起，拔腿就往鸡场跑去。近了，哭的声音更清晰了，而且很熟悉，是鸡场小伙伴的哭声。

雪水、泥水，顿时溅满了裤腿与后背，小亮亮慌



了神，一头撞开了鸡场的大门，冲了进去。

进去后一看，糟了！

只见那位把明明拉出雪坑的小妹子，正一屁股坐在鸡舍的地上，“呜呜”哭着，哭得非常伤心，肩膀也在抽动。头上的羊角丫小辫，连同那小辫上扎的浅蓝带绿的绸花，都在哆嗦着。她满头满肩，连眉毛上的雪还没抹掉，就这样哭干嘛？仔细一瞧，她手上正捧着一团黄绒绒的东西，两手直颤，小绒球上还隐约看得到几点鲜血……天哪！小亮亮几乎叫出声来了，就在这屋里的地上，一片红、一簇黄，一把毛、一摊血。好几只小鸡，数一数，都四只呀，全倒在地上，当中两只，左边一只，墙角还有一只，都血糊糊的，怪吓人哪！加上小妹子手上一只，都五只了！

走近了，俯下身去，就看见这几只小鸡，肚子全给撕开了！真惨呀，肠肚肝肺全没了，左右瞧瞧，只见内脏拖了一地，肠子拉得老长，黑的、绿的、红的、黄的，弄得一塌糊涂。金黄色的绒毛都失去了光泽，被血沾住，一把一把，一团一团的，煞是难看。其余的小鸡，都挤在另一个屋角里，“嚶嚶”“咕咕”地叫着，凄凉，恐怖，令人心碎。

独有隔壁屋里的大鸡们，显然不知道这边发生的

巨大悲剧，不知由谁领着，悠然自得地啼叫：

“喔喔喔，喔喔，

我们好快活！”

小黄鸡，才孵出来十来天，金灿灿、毛绒绒的，活象一个个金丝绣球，总喜欢从这边滚到那边，忽儿挤在一起，堆成小山，更是闪闪放光，怪惹人爱的；忽儿又撒开，象条铺金的绒毯，分外耀眼，更叫人乐得闭不拢嘴！鸡场里的女同学，特别是这位正在哭的小妹子，最喜欢它们了。她常常用围布把它们几只几只兜起，把一粒一粒的米饭，一点一点的碎钙片，往它们口里喂，就是被它们啄痛了手掌和指尖，她也决不会生气。可是，现在，五只小鸡突然不说一声就死了，而且死得这么惨，怎不叫她心里刀扎一般地痛呢！

小亮亮呆呆地站了一会，而后，便急得直跺脚，都要跳起来了，却不知该怎么办好。半天，他才进出一句话：

“柳柳，小鸡是怎么死的？”

被叫作“柳柳”的小妹子，只晓得哭，没有搭理他。后来，才抬起一双带泪的眼，望着亮亮，仍然一声也不吭。